

<<对面的撒旦>>

图书基本信息

## <<对面的撒旦>>

### 前言

一九九三年一月九日星期六上午，当让-克洛德·罗芒杀死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时，我正和我的妻子还有孩子在我大儿子卡布里尔的学校里参加家长会。

卡布里尔五岁，和安托万·罗芒同龄。

开完家长会后，我们全家去我父母家里吃饭，而这时，让-克洛德·罗芒也在他父母家里，但饭后，他杀死了他们。

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，我独自待在书房里，而以往我总是和家人一起过周末。

因为我要写完已写了一年的一本书：关于科幻小说家菲利普·K·迪克的一部传记。

最后一章写的是他临终前所度过的那段昏迷的日子。

星期二晚上我写完了这部传记，星期三早上，我便在《解放报》上读到了关于罗芒事件的第一篇文章

。

## <<对面的撒旦>>

### 内容概要

本书根据一起震惊法国及至整个欧美的惨案写成。

一九九三年一月，自称世界卫生组织研究员的法国男子让-克洛德·罗芒杀死了自己的妻子、两个孩子、父母亲 and 家里的狗，然后放火烧屋并服下安眠药，但他后来并没有死。法庭判处让-克洛德·罗芒终身监禁，二十二年内不得假释。

这起惨案的离奇之处，在于罗芒既非精神失常，也非不爱家人。

案发后，卡雷尔便以《新观察家》记者的身份，跟踪采访了罗芒案审判的全过程，并与这个“灭门凶手”见面，多次通信，还根据对方提供的路线图到他的家乡实地考察，接触了他以前的亲朋好友，终于在六年之后，写出了罗芒实施凶案的整个心理轨迹。

“我想，写这个故事只能是一桩罪恶，或是一种祈祷。

”卡雷尔在书稿的结尾写道。

二〇〇〇年，《对面的撒旦》首次面世，立即引起巨大争议。

二〇〇二年，女导演妮科尔·加西亚根据《对面的撒旦》拍成同名电影，再次引起轰动。

而如果一切正常，让-克洛德·罗芒将于二〇一五年出狱。

## <<对面的撒旦>>

### 作者简介

埃马纽埃尔·卡雷尔是一位法国作家、剧作家和导演，一九五七年出生于巴黎。他的写作生涯始于撰写电影评论，一九八二年，他的第一本书《沃纳·赫佐格》（Werner Herzog）出版。

次年，他出版了第一本小说《美洲豹的女友》（L'Amie du jaguar）。

一九八四年，他出版了第二本小说《勇敢》（Bravoure）。

至今他已出版小说、随笔和非虚构等作品十余种。

《对面的撒旦》（L'adversaire）是他二〇〇〇年出版的非虚构作品，得到出版界和文学界的高度评价，也引起了法国社会的巨大争议。

## &lt;&lt;对面的撒旦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星期一凌晨四点刚过，吕克·拉德米拉尔就被普雷文森的药剂师科坦的电话吵醒。罗芒家着火了，朋友们快去帮忙救火吧！当吕克赶到现场时，消防员正在搬尸体。他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些已被密封的灰色塑料尸袋，罗芒的两个孩子就装在里面：惨不忍睹。弗洛朗丝则只盖着一件大衣，她的脸虽然已被烟熏黑，但仍然完好无损。吕克捋着她的头发，惋惜地向她告别，突然他的手指碰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。他摸索着，小心地转动着这个年轻女人的头，然后喊来一个消防员，向他指着她颈背上方一个巨大的伤口。

“一定是有根屋梁砸到了她背上，”消防员说，“顶楼塌了一半。”

随后，吕克登上了红色消防车，听说让-克洛德还活着。他是全家唯一的幸存者。他穿着睡衣，不省人事，虽然被火烧伤了，但已冰冷得像个死人。

救护车来了，把他送往日内瓦的医院。天又黑又冷，大家都被救火的水柱浇得浑身湿透。由于现场已无事可干，吕克便到科坦家里去烘衣服。厨房里火烧得旺旺的，咖啡壶在“扑扑”作响，但他们谁也不敢打破沉默。当他们端起杯子，搅动勺子时，手颤抖得非常厉害，发出可怕的响声。后来，吕克回到自己家里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赛西尔和孩子们。大女儿索菲是让-克洛德的教女。几天前，她还睡在罗芒家里（她常在那里住），今晚她本来也很可能住在那里，那样的话，她现在也躺在那个灰色的塑料尸袋中了。

他们自从在里昂学医起就没有分开过。他们几乎同时结婚，孩子也在一起长大，彼此了如指掌，不单知面，而且知心，双方没有什么秘密。诚实和规矩的男人更容易受到诱惑。当让-克洛德悄悄地告诉他有了外遇，说自己已厌倦一切时，吕克劝他说：“我要是你，同样也会干这种蠢事。”

这样的一种友谊，在人生中是非常难得的，几乎跟成功的婚姻一样难得。吕克永远相信，有一天，当他们六十岁、七十岁的时候，他们会从岁月的高处，就像在高山之巅一样，一同回顾所走过的道路：他们经过的地方，差点迷路的地方；他们互相之间的帮助，他们混日子的方式。

说到底，他们是在混日子，一个朋友，一个真正的朋友，应该也是一个证人，比你自已还关心你的生活。二十年来，他们没有吵过架，没有红过脸，一直保持着在对方心目中的地位。尽管他们成功的方式不同，但他们的生活非常相像。让-克洛德是个出类拔萃的专家，常出入部长们的办公室，经常参加国际性的研讨会，而吕克是费内·伏尔泰地区的医生。两人一点也不相互嫉妒。只是最近几个月，他们就孩子去哪个学校上学的事发生了十分荒谬的分歧，彼此才略有疏远。让-克洛德的举动令人难以理解，他突然发起脾气来。事情是吕克挑起来的，他最后说，我们别为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了。此事使吕克深感不安，一连几个晚上，他都在跟赛西尔讨论这件事。现在想起来是多么可笑！

生命，多么脆弱啊！

昨天还是个和睦、幸福的家庭，大家相亲相爱，现在，一场火灾，烧焦的尸体被抬进停尸房……对让-克洛德来说，妻子和孩子是生命中的一切。

## &lt;&lt;对面的撒旦&gt;&gt;

要是没有了他们，他将怎么生活下去啊？

吕克打电话到日内瓦的急救中心：伤者正在高压舱中抢救，还有希望。

他、赛西尔和孩子们一起祈祷，但愿让-克洛德不要苏醒过来。

一推开诊室的门，就见到两个警察在等他。

他觉得他们提的问题很奇怪。

他们想知道罗芒一家有没有公开的敌人和可疑的行为……他感到很惊讶，警察便把实情告诉了他。

据初步检查，弗洛朗丝和孩子们在火灾发生以前就死了。

弗洛朗丝从伤口到头部都遭到过钝器的打击，安托万和卡洛琳娜则是被枪弹打死的。

这还不算。

在汝拉山区的克莱伏-莱拉克，让-克洛德的叔叔负责把这个噩耗告诉让-克洛德的父母——两位年迈体弱的老人。

他是由医生陪着去的。

屋里关着门，也没有狗叫。

他不安地强行撬开门，发现他的哥哥和嫂嫂以及他们的狗都倒在血泊之中。

他们也是被枪杀的。

谋杀！

罗芒一家被人谋杀了！

想起这个字眼，吕克差点晕过去。

“有人偷窃？”

他问。

好像这样，这件恐怖的事情就会变得合理一些。

警察们现在还不知道与偷窃有没有关系，但这两个案子的案发地相距八十公里，受害者却是同一家人，这不能不让人想起复仇或清算。

他们又问起仇敌这个问题，沮丧的吕克摇摇头：罗芒一家会有仇敌？

大家都喜欢他们。

如果他们是被人杀害的，那肯定是不认识他们的人干的。

警察不知道让-克洛德究竟是干什么的。

邻居们说他是医生，可他没有诊所。

吕克向他们解释说，让-克洛德是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员。

警察打电话到世界卫生组织，要求跟罗芒医生的同事，他的秘书或合作者说话。

但接线生不知道罗芒医生。

在警察的一再要求下，她把电话转给了人事主管，主管查了档案后肯定地说：世界卫生组织里没有罗芒医生这个人。

这时，吕克明白了，心里感到一种巨大的宽慰。

今天凌晨四点以后所发生的一切：科坦的电话、火灾、弗洛朗丝的伤、灰色的塑料尸袋、在高度烧伤急救舱里的让-克洛德，最后是这个案件，这一切都真真切切，那种事实似乎不容有任何怀疑。

然而现在，谢天谢地，全都是假的，真相大白了：原来是一个噩梦。

他会从床上惊醒过来，心想，自己是否还记得一切，是否敢把这些事都告诉让-克洛德。

“我梦见你家的房屋被烧了，你的妻子、孩子和父母被人杀死了，你陷入昏迷之中，在世界卫生组织里谁也不认识你。

”这些话能跟朋友说吗？

况且是最要好的朋友，在这个梦中，让-克洛德扮演着双重角色，并流露出恐惧，为自己担心：怕失去家人，也怕自我毁灭，怕发现揭去面纱之后自己变得一钱不值。

这一念头出现在吕克的脑海之中，随后便纠缠着他，挥之不去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事情变得越来越像噩梦。

下午，吕克被召到警察局里。

仅五分钟，他就得悉：人们在让-克洛德的汽车里找到了他亲手写的一张字条，他把罪行都归于自己，

## <<对面的撒旦>>

并承认有关他职业和专业活动的一切都是假的。  
打几个电话，稍作核实就足以使真相大白。  
人们打电话去世界卫生组织，谁也不认识他。  
在医生档案中，也没有他的登记资料。  
据说他在巴黎的医院当内科医生，但医院的名单上并没有他。

.....

<<对面的撒旦>>

编辑推荐

我想，写这个故事只能是一桩罪恶，或是一种祈祷。



<<对面的撒旦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